

嘉绒传奇

◎嘉绒云灯

一回到家,阿尔滚安帕不顾劳累,从敞房的横梁上取下犁具,将犁头泡在水桶里,用弯刀削了一个青冈木楔子,换下了扶手处松动的木楔。妻子和女儿帮邻居家下种去了,他坐在院坝的阳光里,取出妻子早已泡好的大麻,三股一根,一端缠在左脚大腿处,用两手掌将三股大麻搓合在一起,待一股将细时,又添加搓合,如此往复,一根半丈来长的牛鼻索就搓成了。

牛鼻索搓了三根,他又找出两个土巴槌,添加了青冈楔子,也泡在水里。他又找出了一个捡石块用的簸箕,把已经磨烂散乱的牛筋条子,用麻绳进行了固定。

耕种用的农具全部拾掇完,他才坐在院坝边一张快掉光了毛的獐子皮上,背靠着院墙,舒展开疲乏的身体,就着温暖的阳光,沉沉地睡去。

——《嘉绒传奇》



康巴周末

康巴文学

2024年10月2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版式编辑:陈雪峰

梦虎

◎阿微木依罗

梦晴姑娘可能已经睡觉去了。窗边只剩一把空椅子。

马建宏独自熬了一会儿,实在撑不住了。即便是老虎要吃他,也顾不上那么多。

天还没亮开,正是人们非常贪睡的时辰,马建宏再次惊恐万分,满脸大汗地醒来。他的惨叫声又把妻子吵醒。

女人推开被子大叫:“嚎什么呢!”

“我梦见一只老虎要吃我!还是昨天晚上那只!”马建宏也伸着脖子吼。噩梦还没从他脚上消失,两条腿抖得像发了急病。他双手抱着膝盖喊疼,说自己使了浑身力气才跑脱,还跌了一头头。

“毛病兮兮的,”妻子觉得无聊死了,打着哈欠倒头继续睡。

天亮了,马建宏总算等到天亮了。这第二个晚上算是平安挺过。他的眼睛起了一点血丝,耳朵嗡嗡响。疲惫和恐惧扎在心头,早餐一点也吃不下。他跑回卧室,从枕头底下抽出那本闲时爱看的书,然而字面像是起了一层雾,晕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

妻子走了进来,像是用很大的耐心说了句语气不算太坏的话:又看书,看书能当饭吃吗?

马建宏只好放下书本,坐到窗边去。那位梦晴姑娘的窗门紧闭。他望着挂在对面的绿萝,它的长势真好。

妻子出去上班了。她关门很响。

马建宏想到今天有很多活要干,立即打起精神喝了半杯牛奶。差点吐出来。穿上那件口袋很大的工作服,想把鸟儿再次装进上衣口袋。可是在三角梅上寻了半天,找不见半个影子。他迟疑万分,半夜还在的呢!

瓦片上沾着一些血迹,又从三角梅的枝叶间翻出几根断掉的羽毛。马建宏的眼睛落在这些东西上时,踉踉跄跄退后几步,心中起了寒战,腿脚绵软地倒在地上。

他想起了那个噩梦。眼睛鼓鼓地并且张着嘴巴,他想喊救命,声音却冲不出喉咙。

仰面躺着,那个回忆真实地出现在天花板上:黑沉沉的夜空下,老虎甩开全身的毛发跟在他身后,就在快要跑断双腿的时候,那只鸟出现了,它比在梦中大了十倍,不仅会飞速度还不弱,和马建宏打照面的时候,鸟的嘴巴张开,露出尖尖的小牙齿,像是在对他笑也或者让他快跑,之后,它便勇猛地用这些武器对付那只老虎,头上的冠子像箭镞一样扎出去。可它毕竟是一只鸟。老虎的爪子灵活地捉住了它的脑袋,把它狠狠地砸在地上。马建宏本能地拔腿逃跑。他顾不上那只鸟。并且那鸟儿也是希望他赶紧逃走,它勉强爬起来飞在老虎头上,对着他不停地扇翅膀。他知道,它死定了。马建宏边跑边哭,觉得那只鸟就是他过去积攒起来的力量,可是这力量也救不了他。奔跑中,听见鸟的惨叫,是口里堵满鲜血不能顺畅发声的悲鸣。

马建宏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像在期盼什么似的盯着对面那扇窗。

“别看了,她走啦!”

妻子突然在背后说话。她可能遇到什么好事了,语气掩不住地高兴。

“你不是上班去了吗?”马建宏有气无力地说。

“瞎说。我一直在厨房忙碌着呢。

马建宏叹气,对她摇了摇头,意思是不想说话。

妻子走到窗边,突然转个身,满脸堆笑地说:“你那个叫梦晴的女人走啦!她说她姐姐来找她了,她们要住到别的地方去,永远不来这儿了。刚才来道别呢。”

马建宏皱紧了眉头。

“她让我跟你说,你和她不是一路人。还有,要你捎个口信给老田,她姐姐让他赶紧回家,躲在缸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马建宏听了妻子的话,后背一凉,突然从地上站起,抓住妻子的胳膊说,“她有没有说她的姐姐是谁?”

“她说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呀!她们住在哪儿?”

妻子想了一下说,记不起来。

马建宏还想问话,妻子迅速换了上班衣服,出门去了。

乏的身体,就着温暖的阳光,沉沉地睡去。

若不是十岁的女儿将他唤醒,他肯定会那样舒舒服服地睡上几天几夜。女儿见他醒来,心疼地对他说:“阿爸,你已经睡了一下午了,阿妈又去帮邻居家了,她让我把饭热着,等你醒来时吃。”“太阳已经落山了,天快黑了,我怕你冷着,才把你叫醒了。”她接着说。

看着懂事的女儿,看着她瘦弱的身子,抚摸着她稀疏枯黄的头发,阿尔滚安帕痛惜地说:“我的女儿真乖,邻居家的地要种完了吗?”“今天下午就能种完,他们说完了就把耕牛给我们家牵过来。”“哦,好啊,这样看来,明天我们就可以种我们家自己的地了!”看见阿爸高兴起来,女儿满脸绽放着灿烂的笑容,用纤细的小手拉起阿尔滚安帕,高兴地说:“阿爸,您还没吃中午饭呢,现在都到吃夜饭的时候了,走,吃饭去!”

阿尔滚安帕和女儿吃过夜饭,他妻子才扛着土巴槌回来。看到妻子回来,阿尔滚安帕关切地说:“你吃饭了吗?饭还挺热的,我和女儿刚吃过。”

听妻子说她在邻居家吃了饭,阿尔滚安帕才把他和女儿的碗筷放在锅里的热水里洗了。妻子说他才从较央干活回来,把他累惨了,要他休息,她来洗。阿尔滚安帕对妻子说你今天也辛苦了,让她坐在锅庄边休息。

天完全黑了下來,一家人坐在锅庄边。

阿尔滚安帕给妻子和女儿做起了色木卓(嘉绒藏族习俗,每当外出归来后,要把自己的经历和所做的事情向家里的人进行详细摆谈),把他和伙伴们在较央给白利拉姆如何耕种,白利拉姆是如何给他们承诺,结果又怎样,哪几条牛累死了,哪几个伙伴累得不行了,今天他拾掇了哪些农具,都前前后后、一五一十详尽地摆谈起来。

妻子和女儿听了他的色木卓,都为死去的耕牛叹息,痛骂白利拉姆没有良心。

夜深了,女儿在妻子的怀里睡着了,他和妻子却毫无睡意。

一道难题摆在他俩面前,他俩一筹莫展。

去年收了五斗青稞和二十斗豌豆,青稞全部交了租子,二十斗豌豆交了租子后只剩下了五斗、五斗豌豆面、干酸菜和十格菜、洛尔久等干野菜,勉强能够接到庄稼青黄时节,再往后就要断粮了。

而下种是要种子的。

白利拉姆种麦子,种青稞,从不种豌豆;白利拉姆吃馒头,吃糌粑,喝亮让买来的藏茶、豌豆面、干酸菜这些都是偶尔拿来喂猪喂狗的,如果连续喂几顿连他们的猪狗都不吃。

再没有豌豆面吃也要留着做种子,而青稞年年种,却没有吃过一顿糌粑。加上,青稞种子又得高利到白利拉姆那里借贷,一年的收成还不知能否还上租子。

思来想去,没有别的法子。

何况,这个问题不只是他们家才有,他们的邻居,隆斯库寨子、琼日寨子,河东、河西的培尔、齐鲁、色脚、木尔约寨子等,整个巴拉斯底除甲尔布、土舍和头人、寨首外,无一例外,都是一样的处境。

妻子和女儿睡下后,阿尔滚安帕又抱了一捆干草,去给耕牛添加了饲料。

阿尔滚安帕在锅庄上烧火做

饭的响动声里醒来时,窗外还是一片漆黑,从锅里已经冒出豌豆馍馍的香气,他便知道妻子起来得很早。他刚要翻身坐起,妻子说反正起来也没事做,要他再睡一会儿,待她烧好了酸菜汤再起来。听了妻子的话,看着他旁边睡得十分香甜的女儿,他答应着又躺在了草垫上,拉过羊毛毯子盖在身上。

吃过早饭,他和妻子牵着耕牛,拿着土巴槌和簸箕到了自家的地里时,隆斯库寨子的房屋和碉楼只是黑黝黝地显出大概的轮廓,只有北面的巴玛克神山和南面的群峰巍然屹立,显得一切全在它们的屏障之下,一切都那样地渺小。

天亮后,几家邻居也来帮忙了,中午还没到,地就犁完了,土巴也打完了,石块也都清理干净,就差把种子撒到地里了。

听邻居说,今年官寨租借种子由白利拉姆的两个狗腿子拉斯白汪加和呷求安怕负责,这两人向来仗势欺人,阴险狡诈,无恶不作。他俩看着顺眼的,对他俩佩服帖帖的才租借;看着不顺眼的,往日对他俩有顶撞的,轻则吆喝羞辱回去,重则一顿棍棒,打得皮开肉绽。百姓们为了能租借到种子,对他俩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地受他俩羞辱折磨,巴拉斯底百姓深受其害,恨不得生吞活剥了他俩。

邻居们知道阿尔滚安帕好打抱不平,为百姓伸张正义,特别仇恨拉斯白汪加和呷求安怕这两个狗腿子,与他俩多有过节,曾多次面对面地跟他俩斗争,在他俩眼里,阿尔滚安帕是眼中钉,肉中刺,一直想除之而后快。

他们都劝阿尔滚安帕,为租借种子一定要忍一时之气,不要跟两个狗腿子发生冲突,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跟他俩算账。

阿尔滚安帕听了邻居们的劝告,虽难平心中之气,但为了种子,也只好忍气吞声了,而且以他与两个狗腿子的仇怨,还不知道他俩会如何对他,种子也不知能不能租借到。

中午后,阿尔滚安帕带着邻居和妻子的劝告,拿着一只口袋和一根皮条,到官寨租借种子去了。

走进官寨门口,他一眼就看到拉斯白汪加和呷求安怕站在官寨正面底楼的粮食仓库前,正挥舞着鞭响作响的皮鞭,任意地抽打租借粮食的百姓。百姓们瑟缩着身子,忍受着头上、脸上和身上的疼痛,拿着口袋,强展笑容,唯唯诺诺。

看到如此场景,阿尔滚安帕一股怒火直冲头顶,两个拳头捏得嘎嘎直响,恨不得三步两步冲上去对他俩一顿痛打,为百姓出气。

拉斯白汪加和呷求安怕看见阿尔滚安帕进来,相互对视了一眼,拉斯白汪加故意提高嗓门说:“哎哟,今天太阳真是从西边出来了,大家看看,这不是隆斯库大名鼎鼎的阿尔滚安帕吗?他怎么也来借种子了,一定是我们看错了吧。”呷求安怕接着说:“不会哦,阿尔滚安帕大哥平常是最看不起我们的,他怎么会到我们这里来借粮食呢?他一定是有其他事情吧。”两人说完,得意地大笑起来。

